



# 老舍与萧涤非的君子之交

江舟

萧涤非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,老舍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,两位大家在上个世纪相识后,互为知音,结下了感和深厚的友谊。

萧涤非先生第一次见到老舍先生是在1934年的秋天。那时,萧涤非在青岛山东大学任讲师,老舍也应聘由济南齐鲁大学到山东大学任教。为了表示对新教师的欢迎,校长赵倜设晚宴招待老舍先生,出席作陪的除萧涤非先生外,还有梁实秋、洪深、游国恩等人。据萧涤非先生回忆:“初次相见,老舍身穿西装,手拄文明棍,鼻梁上架一副宽边眼镜,笑容可掬,气度不凡。他爱喝酒,喜欢猜拳,性格爽直,而且会唱京剧,多才多艺。总之,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深刻,很好。”萧涤非先生第一次见到老舍先生,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和投缘,老舍对萧涤非先生也是早有耳闻,非常仰慕萧涤非的才华,两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

1936年秋季,山东大学校长换人,不少教授纷纷被解聘,萧涤非先生也是其中之一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他决计到四川大学谋职。为了旅行方便,他与未婚妻商定声明结婚。但是两人囊中无钱,不敢举行婚礼宴请同事,几乎在向亲友发出结婚通知的同时,窘迫的新郎新娘便踏上了西去的旅途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列车即将开动的时刻,老舍先生匆匆地赶来送行,并带来刚出版的《牛天赐传》作为礼物。在那个

兵荒马乱的岁月里,萧涤非先生的婚礼,唯一的来宾是老舍先生,唯一收到的礼物是那本散发着墨香的《牛天赐传》。不仅如此,为了抗议校方对萧涤非先生的无礼解聘,老舍先生不久也毅然退掉山东大学给他的教授聘书。老舍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,令萧涤非先生终生难忘。

萧涤非先生是研究杜甫的专家,老舍是他忠实的支持者和欣赏者。在《诗与快板》一文中,老舍先生这样写道:“诗的确是难作!请看看,全世界多少年来可有几个杜甫,几个普希金,几个莎士比亚呢?”1939年,老舍以杜甫的风格为萧涤非先生赠诗一首:“词客天南去,碧鸡金马间。山光十日雨,渔歌一溪烟。春雨花开落,秋云梦往还。此中多妙趣,回首几千年。”

七七事变后,原来聚集在山东大学的大批学者和作家,星散在大西南,抗战岁月里,萧涤非先生和老舍先生有一段时间中断了联系。1941年10月底,老舍结束了在云南的演讲和休养,打算要回重庆。他在昆明青街街巷花巷3号突然邂逅了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萧涤非。两位曾经在青岛公事的老朋友,此刻却相聚在昆明,萧涤非不禁心生狂喜,老舍也笑逐颜开。君子以同道为朋,萧涤非先生在相聚中再次提及当年老舍的送行和唯一的礼物,沉浸在友谊的回忆之中,两位大师在把酒言欢之余,不由笑中含泪,感慨万千。



我们在游览沈阳的故宫、北京的紫禁城等一些中国古典宫殿建筑时,经常会看到古典建筑的大门上,布满了金灿灿的、状如馒头大小的门钉。这些门钉到底是干嘛用的?

据史书记载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门钉即已有雏形了,墨子在著作中称之为“逐弋”,“长二寸,见一寸”(即钉入门板一寸左右)。在中国古代的建筑里,门钉一般安装使用于干城门、宫门、院门、券洞门位置的板门上。门钉的最初用途主要源于军事需要,也即最初是用来抵御敌方用火攻城的——古人在“逐弋”上涂满了泥,可以起到防火作用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门钉的作用也逐渐由军事用途扩展到大门的装饰、代表等级、加固门板等用途上。金光灿灿的门钉,密密地钉在朱漆大门之上,看上去是既壮观,又保门之坚固。

人们在游览过程中,发现古建筑上的门钉数量不一。关于门钉使用的数量,明代以前,无明文规定。到了清代,才把门钉数量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。《大清会典》载:“官殿门虎皆崇基,上覆黄琉璃,门设金钉。”“坛庙圆丘外内垣门四,皆朱扉金钉,纵横各九。”朝廷对门钉的使用颁布了“一定之规”,其规则的制定源于我国古代《阴阳说》及封建的恩封制度:

皇官城门上,门钉是九九八十一;王府的门上,门钉是七九六十三;公侯的门上,门钉是四十九;员的门上,门钉是二十五;老百姓家的门上,不允许安装门钉!所以,老百姓才被俗称为“白丁”。

皇室官殿的门钉排列顺序是:“纵九横九”,即横九路、纵九路,加在一起恰好是九九八十一个门钉。因为“九”是阳数之极,是阳数里最大的单数,象征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。《易·乾》中载:“九五,飞龙在天”,古代以“九五之尊”代指帝王之位。供奉历代帝王的帝王庙建筑,每扇门的门钉也是横九路、竖九路,81个门钉。对亲王、郡王、公侯等府第使用门钉数量的规定是:“亲王府制,正门五间,门钉纵九横七”;“世子府制,正门五间,门钉减亲王七之二(减掉七分之二)”;“郡王、贝勒、贝子、镇国公、辅国公与世子府同”;“公门钉纵横皆七,侯以下至男递减至五五,均以铁。”不仅规定了门钉的数量和排列顺序,还明确规定了门钉的材质。因为在中国古代,等级制度森严,大门上的门钉若是坏了规定,那就等于惹祸上身,轻则受到刑罚,重则杀头灭门。

门钉的主要作用除了战事需要、装饰、代表等级外,还有加固门板的作用。古代的大门往往要由若干块板子拼起来,时间一长,风吹雨淋,很容易散开。为避免散落,工匠们就在门板里头穿上带,又怕带不结实,于是再用门钉加固。后来门钉做得越来越整齐,横竖成行,钉子的数目也就成了等级的标志了。北京紫禁城东西南北四个门中,除南午门(下门开五个门)外,其余都开三个门,朱门上都有金黄色门钉。这一排排门钉,不仅有其构造功能,也是装饰品,并体现着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。

门钉的质地一般分为铁质、铜质、木质、石质四种。铁质门钉一般使用在早期寺庙建筑的板门上,以唐、宋时期居多;铜质门钉则大量使用于明清时期,并且在铜上涂金,金黄色与朱门颜色极为相匹配;清晚期偶尔也有木质门钉出现,用圆木旋出钉形后,涂上黄色,一般体量较小,用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小门上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石乳钉,用于地下墓室石门上。这是由于陵寝的地宫潮湿阴冷,用木头材质很容易腐朽,所以陵墓的诸多墓门多用石材制成,石乳钉就是在石门上刷凿雕刻而成钉形。有些贵族陵墓或是皇室陵墓,也为了彰显其高贵地位,在石乳钉上涂以金漆。现代考古发掘发现,唐代的陵墓内曾出现了绿褐色门钉,辽代的陵墓中出现了黑彩色门钉。

门钉的形状主要有圆形和花瓣型两种。圆形门钉从纵剖面看,底部较粗,头部较细,中间偏下有一个二道台,具有阳刚之气。花瓣型门钉也有一个二道台,上部则有五瓣、六瓣、八瓣之分,莲花瓣状如金锤,似女人的乳房,具有阴柔之精美。

古代门钉的钉和帽是分开制作的,两个部分做好后,用铅锡把二者浇铸在一起,形成一个整体直接使用。

懂得了这些门钉知识,以后我们再游览古典建筑时,就不会为门钉而乱猜一气了。

样日复一日的塑造了奇特的藏地石林景观。

## 尕尔湖

尕尔湖的藏名是“姜托措”,坐落在海拔3400米的尕尔草原上。尕尔湖是座淡水湖,与浩淼广阔的青海湖如出一辙,而景观却显得纤巧灵秀,如同镶嵌在草原上的一颗珍珠。一汪明镜,一方碧蓝,格外耀眼醒目。说她纤巧,并不是说她“袖珍”,须知,这一汪湖水,丰水期湖面可达万余亩,枯水期也有七八千亩呢。她的纤巧在于她娴静的气质。尕尔如兰,宁静,含蓄,清澈的可以纤毫毕现。蓝天,白云,山姿,树形,鸟羽,兽态,无一不安静地倒映在波澜不惊的湖水之中,活灵活现。湖畔,野花闲草争艳竞芳,牦牛羊频频相望,牧人跃马扬鞭,放牧着牛羊。远处,挤牛奶的姑娘挥手张望,飞鸟煽翅掠过蓝天,湖中有石花鱼游弋浅底,成群的野鸭、野鸭和水鸟扬波弄浪,有的交颈私语,传递爱情信息,有的交头接尾,忙着繁衍后代。真是一湖大千世界,一界芸芸众生,万象生机更迭,千姿百态纷呈。

高原的湖,纯净,清亮,甘甜,养育着生命欣欣向荣。生活在这里的所有生物是自由的,幸福的。因为这里的人们笃信佛教,信守“众生平等”,他们不杀生,不虐待任何生命物种。所以,这里是生命的摇篮,鸟儿的天堂。每年春秋,都有成群结队的白天鹅、大灰鹤、鸳鸯、雁鸭、水鸟等近百种候鸟,不远万里,从江南、从沿海、从尼泊尔、从东南亚、从喜马拉雅飞到这里繁衍生息,充分享受生命的乐趣。这里的鸟儿生生不息,蝴蝶蜻蜓蜜蜂牛蝇和平共处,鱼儿在水中任意遨游穿行,自然生态和谐平衡。1999年,国务院将尕尔湖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使这里的自然生态持续发展。

## 大家风采

# 人生中的“72道拐”

周礼



去西藏旅行,路经嘎玛沟,同行的一位朋友提醒我说:“马上就到‘72道拐’了,你得小心些,最好减速慢行。”

所谓“72道拐”,就是国道318线川藏公路上著名的天路,顾名思义,这段路一共有72道弯。果然,行进没多久,前方就出现了一个“V”字型的转弯,这种弯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,以为自己在远离目标,或是在走下坡路。但行驶一段时间后才惊奇地发现,下坡其实是为了上坡,而远观目标则是为了更加接近目标。有时,当我们无法直接到达目的地时,不妨采取迂回的方式,尽管会多花一些时间,但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接着前方又出现了一道“N”字型山路,这种山路颇让人有些迷茫,因为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就突然没了,让人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。而实际上,这并非绝路,只要你拐过一道弯,沿着新的起点前进,前方将是另一番天地。

“72道拐”真是名不虚传,转过一道弯,又是一道弯,翻过一座山,又是一座更高的山,没完没了的弯道折磨得人身心疲惫,要不是事先知道只有72道拐,恐怕都没有信心再往前走了。随后,几乎每隔几十秒钟,前方就会出现一个弯道,但是只要你提高警惕,耐住性子,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

“碌曲”是藏语洮河的译名,驻地在洮河的上游。这里地表平缓,河流纵横,发源于甘、青交界西倾山的洮河贯穿全境,发源于郎木寺的白龙江属长江水系,流经碌曲伸延南方。广阔的草原,茂密的森林,神奇的石林,大大小小的寺院绘成碌曲的绚丽的画卷,则岔石林、尕尔湖是碌曲两处独特的景致,别处无以可比。

## 则岔石林

则岔是藏语“羚羊的家园”。羚羊是高原上的哺乳动物,类似山羊,无论雌雄头上都有美丽的弯角,弯角呈弓形,下段中空,角的颜色很雅致,是乳白色或奶油色。它们耐干渴,跑得快,毛色灰黄,面部有棕灰色的条纹,四肢细长,体形优雅。可是在碌曲,我并没有见到羚羊,只是在出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见到几只已经加工成艺术品的羚羊头,每只售价人民币150-300元不等。不知道它们是否如合作(合作,藏语是“黑错”)那样,本来是一方“羚羊之地”,却随着城市的扩充而消失殆尽,只有街心那尊羚羊雕塑,孤零零地昭示着“曾经的王者”。好在不见“羚羊的家园”,却见到了羚羊曾经奔跑的秀丽山川,见到了养育过珍稀动物的奇石仙峰,也算不枉此行。

则岔石林位于碌曲县南50公里处。进山的公路两侧都有峻峭的山峦,青翠的峰顶,弯弯的流水,葱郁的树林,清新的空气,美丽的飞鸟。还未走进石林,我就已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,真是天涯处处有芳草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穿过洮河淙淙流淌的草原,踏入石林,迎面就是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的石门。石门高百十丈,山间有栈道。攀扶岩壁挪步走在栈道上,脚下是汹涌湍急的河水,头上是悬崖利刃一线天,耳畔山风呼

大约经过50分钟的车程,我们终于翻越了所有的弯道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然后将车停靠在路边。站在山顶,回望来时路,只见沟底成片的青裸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,“72道拐”就像系在山间的一条彩带,显得无比动人。这时,我才猛然发现,原来,每一道拐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细细想来,人的一生不正像这“72道拐”吗?无论是学习、生活,还是爱情、事业,无不充满了坎坷与艰辛,每一次挫折与不幸,都如同一道弯,停下来,弯永远是一道弯,而转过去,弯就变成了直路。然后,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被一道道“弯”迷蒙了双眼,一遇到点困难就灰心丧气,停步不前,结果将大好的前程抛弃在了不远处。而事实上,人生中遇到“弯”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,所谓“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”,纵观身边的成功者,哪个不是从山路十八弯中走过来的呢?面对人生中的拐弯,我们要保持平静的心态,遇事不钻牛角尖,不悲观失望,不妄自菲薄,仅把它当作生命的一次历练,因为转过弯,阴天就变成了晴天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人的一生主要在做两件事,一是前进,二是拐弯。当然,前进需要勇气,而拐弯则需要智慧。一个人只有学会了前进,懂得了转弯,才会有辉煌、灿烂的人生。



呼作响,天空云飞鹰旋,山涧虎啸猿嚎,环顾左右,大有一命悬天,不知来年之慨叹。提心吊胆的走过石门,便是石林,仿佛劫后重生,心情豁然开朗。甘南石林与西南云贵川或桂林石林不同,别有一番风韵。这风韵首先是生态原始古拙,既没遭到城市工业化污染,也没遭到人为破坏。这种结果,一方面得益于环境封闭,一方面得益于佛教文化根深蒂固。其次是品相独特,具有草原山林的特点。许多山石,形同动物,有的像牛,有的像马,有的像骆驼,有的像神龟,有的像天狗,当然也有如神人、似仙女,或者其他景物的,然而奇怪的是动物形象居多。据专家说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两亿年前的造山运动,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当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,由于印支期、喜马拉雅期,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,褶皱断裂,地壳上升,加上千万年的风雨侵蚀,就这

春天,仿佛是春鸟用嘴啄来的。春天打开扉页,万物涌进门来,一时间,喧闹起来。春天的鸟是喧的。你听,于某个不经意的清晨,窗外的香樟树上传来了几声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,轻轻的,浅浅的,细细碎碎,像在窃窃私语,又像在轻柔对话。慢慢地,鸟叫声多了起来,“唧唧”“喳喳”“啾啾”“叽叽咕咕”……长长短短,仿佛断了线的珠子一粒一粒清脆掉落。那鸟儿仿佛在诉说久别的相思与重逢的喜悦,像有说不完的话,你一言我一语的,满树聒噪,扰人春梦。

春天到田野上走在,也是一派喧闹的景象。草长莺飞,燕子衔泥,水涨鱼欢,蜂飞蝶舞,蜻蜓低翔,溪水潺潺,牛儿哞哞。农民扛着锄头,翻地播种,奏起春耕的序曲。

春天的花开也是喧的。木棉花高踞在枝头,齐刷刷地开了,每一朵花都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,哗啦啦有声,甚是热闹。嫣红的桃花,粉红的杏花,洁白的梨花,黄灿灿的迎春花……都呼啦啦地绽开,争奇斗艳,闹腾腾的。

山村里,春天才浅浅地来,山上洁白的土庄绣线菊便早早地开了,每一朵盛开的土庄绣线菊都像一个圆圆的绣球,开得漫山遍野,像下了一场盛大的雪,惹得蜂蝶萦绕,热闹非凡。少年时,我每天都往村前的山上跑,去采花。满树成团成簇的土庄绣线菊围着我,仿佛一群天真的小孩,缠着我说话。下山时,我总抱着满怀的花儿回家,插在瓶子里,可以缤纷一整个春天。

春天,那么多花儿开放,像是无数盛装的女子,兴冲冲地出席一个美丽的盛会,虽然听不见花开的声音,但让在春天里赏花的人,心里兀自喧了起来。

春雨也是喧的。万籁俱寂的春夜,一场春雨轻轻地地下起来了,像是不速之客,悄悄地潜入人们的梦里来。正如诗人杜甫所说的,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那春雨,淅淅沥沥,滴滴答答,在静寂的夜,显得格外地清晰可闻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在乡下住的是老屋,那春雨更使我难忘。最喜欢的是下雨的夜晚,我躺在床上听雨。老屋的屋顶是用瓦片铺砌的,雨滴接踵而来,瓦的声音就叮叮的奏响了。那声音酷似古筝,清脆,且韵味十足,在黑夜里向四面八方弥漫。春夜瓦屋听雨,像一曲美妙的天籁,又像一首动听的摇篮曲,这样的夜晚,梦最香甜。我想起诗人陆游的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春雨喧喧,多么诗意。

无意之中,看到一幅国画,画上一棵花树,盛开着红艳艳的花,花间有几只小鸟在扑棱扑棱地飞。这幅画名为《春喧》。想想,一个“喧”字,充满了诗意,倒是恰如其分地把春天的神韵形容得绝了。

最爱这喧喧嚷嚷的春天啊!

# 春喧

梁惠娣